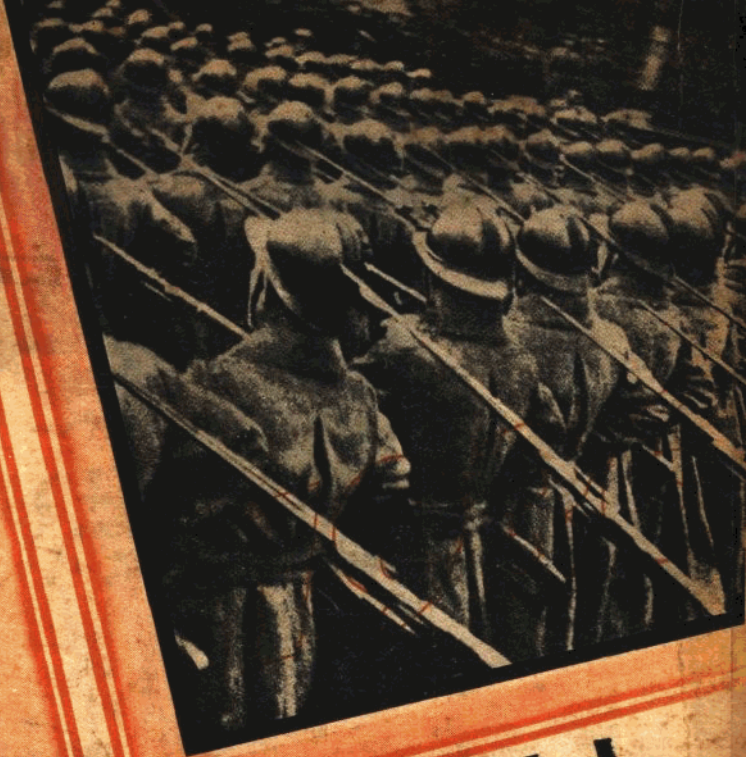




大戦前夜の國際政治

編者序

編一部像「國際政治年鑑」這樣的東西，過去似乎有人做過，例如一九三〇年的「國際政治」等等，但這工作並沒有被人繼續做下去。可是另一方面國際情勢在目前，一天比一天緊張，一天比一天嚴重，整個國際關係的爆裂，眼看着就要臨到。在這時候，整個國際情勢——特別是國際政治情勢——的知識，誰能說不是一天比一天迫切地需要起來。

我們現在編這「大戰前夜的國際政治」，不消說是應着這個迫切的需要而進行的。這工作當然不限於到現時為止，今後自然還須繼續做下去。

我們在進行這次工作的開始，曾經考慮到這樣的幾點：

一、與其由個人的力量用著述的方式，把國際政治做一個概述，不如把各名家對於每個國際政治問題的分析和論斷綜合起來，來得周密、妥善。

二、我國的政治學家們散見在各報紙雜誌上的論文是讀者們隨時可以看得到的，但是散見在外國各種報紙雜誌上的世界名政治學家的論文，恐怕就不是我國大多數的讀者所能看得到的。

三、並不是輕視我國的政論家，而着實是因為我國的政論家大多數為環境所限制，對於許多問題不能充分地發揮自己的見解，譬如對於某些國家的問題就不能痛快淋漓地說話。而外國的政論家在這一點上就比較地自由些。

由於上述三點，我們這部「大戰前夜的國際政治」的編輯是完全採取了世界名政論家的論文的。我們相信這本書會使讀者對於國際政治更充分地獲得瞭解的。

最後，我們得鄭重聲明：書中的許多論文除由編者遍搜外國報紙雜誌，尋出最富於妥當性最富於正確性的論文翻譯出來編入本書外，有幾篇論文是國內的雜誌已經譯載了的，這自然不是剽竊，而是使編者的精力省却了許多無謂的耗費。因此我們對上述諸論文的譯者表示謝意。

編者

一九三六，五，六。

目次

編者序	一
過去的一年	一
新年的喜訊	二二
羅馬協定	二六
一九三五年正月	二六
薩爾投票的前夜	四一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	四一
投票的結果	五四
英法談話	五九
倫敦協定	六五
一九三五年二月	六五
爆彈宣言	八一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希特勒宣佈重整軍備	八一
爆彈宣言的後果	八八
目前德國的軍備計劃	九六

斯特萊柴會議的前後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一日英法意 一〇九

在新階段上——法蘇協定的檢討 五月二日 一二二

斯特萊柴會議的結果 一二九

包爾溫的外交收穫 一三七

英德海軍協定 六月十四日 一四二

東歐問題 一五一

法西斯塔德國的東進政策 一五五

中歐問題 一六四

列強在中歐的對立 一七〇

今年的巴爾幹 一八五

列強在近東的對立 二〇五

意阿問題 二二九

意阿戰爭與英意關係 二五五

太平洋的局勢 二六一

太平洋上帝國主義矛盾的尖銳化	二六五
美國與太平洋	二八二
菲律賓獨立與太平洋	二九八
太平洋上的法蘭西	三〇三
中日關係的新階段	三四五
列強在遠東的關係	三五九
國際情勢與蘇聯	三六七
蘇聯對世界革命的態度及其對外關係	三七九

過去的一年

在開始敘述今年這一年來的國際情勢以前，爲幫助我們易於理解這一年來國際情勢的所由發展起見，我覺得首先有將過去一年的國際關係作一番回顧的必要。蓋國際情勢的發展自有其歷史的線索，而這歷史的線索是祇有在其歷史的進程中去尋覓的。



！孔面的怕可些這是都！呀天

可是當我們回顧過去一年來的國際關係時，在我們的腦子裏首先便湧泛出一個感想來，這感想便是這一年來國際間發生了不少的重要事件，而這些重要的事件是在國際的極錯綜複雜的關係上發生的，且由這些重要事件的發生，形成了一個慌忙混亂的國際情勢。這種情勢使得資本主義各國的事業家、政治家、學者們在複雜的歷史的環境中無從決定他們的方向，沒

有法子把握到事件的真實動向及取決其遠大的前途，祇好彷徨於黑暗之中。我們要知道資本主義各國的事業家、政治家、學者們是怎樣的慌亂嗎？英國的大政治家自由黨領袖前總理大臣路易·喬治氏在他去年初頭上五里霧中的一篇論文中說得好：

『我近來簡直陷於大海的濃霧之中了。那海上有着許多的軍艦左來右往地駛個不停，而且四面八方都發出汽笛的聲音來。然而那些警報究竟是從前面發出來的呢，還是從後面發出來的？是從左面發出來的呢，還是從右面發出來的，我是一點也不明白。富有經驗的海軍長官們雖然是站在司令塔上，然而就連他們也都陷於手忙腳亂的狀態之中了。他們也不得不最後的一聲汽笛終止以前把軍艦的行動遲緩下來。一般爲政者、事業家、銀行家們，如今是充滿着就像在這樣的濃霧之中航海似的情緒在處理着他們的事業。國際海中的這種濃霧，與其說行將消散，不如說將愈趨愈濃啊。』

（一九三四，二，柏林交易所報）

然而在這樣的濃霧之中是不是就真的摸不着方向了呢？不然。在差不多跟路易·喬治氏發表了這篇論文的同时，斯太林在聯共第十七次大會的演說上曾將國際情勢作了一番詳盡的剖析。關於他的這一番剖析是如何地具有天才的先見之明，對於事件的進行是怎樣地給了正確的預測，後來的事實是最好的證明。

自一九三三年以來，資本主義的工業經過了極度的衰退期而略略地開始了一點上升的傾向，這時候一般御用的經濟學家、政治家、資本主義各國的當局們便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復興的時期，經濟危機克服的時期不遠了。可是他們的這種希望實現了沒有呢？沒有的。他們看不透這是一種「特別的安定」。斯大林以其銳利的眼光觀察到了。他說：「我們知道現在工業是由其大衰退的標點，由工業危機的極頂向安定的方面推移着。但那不是普通的安定，而是不會蕭工業於新的復興與繁榮，但也不至於重使工業降於極低點的一種特別的安定。」事實告訴了我們去年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的總額並沒有超過前年的水準。

這裏完全表明了各國企圖人工治療危機的失敗。可是德國的國社主義者們却宣稱：「世界經濟和世界史上已經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我們要創立一個『國民經濟』的新典型。我們『要逸出資本主義的範圍以外，而不受資本主義法則的支配。』」這就是說，他們要創立一個統制經濟的新時代，經濟上自足自給的時代。然而實際上是怎樣呢？實際上，他們的經濟政策反而使得國外貿易大大地減少，並鬧起原料的恐慌來；猛烈限制大眾消費的結果，造成了都市和農村的飢饉。不得不承認這件事實的，不是別人，正是希特勒自己。他在去年十月十日關於冬季救濟的演說中說：

「在平常的年頭，國民的一部分也曾無罪地受過窮困，可是最近這幾年來苛酷情勢的結果，這窮

困竟成爲德國人的運命了。他們對這運命所負的責任，至多不過是他們對過去的政治認識不足，決不直接担負經濟的責任。……這窮困已經不是各個人的事，因着窮困已經緊緊地抓住了許多廣大的人口稠密的地方，所以更是一種悲劇的現象。幾世紀以來，這種在我們德國人祇不過當做國外的新聞聽聽而已的事情，如今竟在自己的本國內自身在體驗着了。國內的大部分受着飢餓和窮困的襲擊，而現在要想在經濟上發現出有效的救濟手段來是不可能的了！(Uörischer Probachter, 10, Oct., 1931.)

這就是德國法西斯蒂的首領所賜與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樂園」，「第三帝國」的經濟現實。

試圖最大規模地以資本主義的方法克服危機的，誰都知道那是美國。已經供獻了百萬萬以上的美金於「新時代」的祭壇上了，而成爲好景氣之犧牲的不消說是美元的金值平價。人工地縮小生產與貨物毀棄到處在施行着。羅斯福的藍鷹在世界最大的工業上展開了牠的翼翅。結果關於新時代的問題引起了資本家陣營的內部鬥爭，釀成了大企業家們結成「自由聯盟」來對羅斯福施行猛烈的攻擊，興起了空前未有的同盟罷工的浪潮，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招來了資本主義列強中美國的最不景氣。這不證明以「新時代」來作爲克服危機之新的資本主義的方法是完全破滅了嗎？

但是布爾喬亞的事業家們也開始感覺到資本主義經濟的窮途末路了。不過這種感覺總似乎有點

茫然。他們似乎已經感覺到總有個什麼特殊的原因在。他們把現在的經濟危機跟過去的經濟危機區別一區別，把現在的安定跟『正常的』資本主義週期的普通安定比較一比較，覺得似乎是有什麼特殊的原因而使得資本主義成爲不治之症的。他們已經茫然地有了這樣的感覺。路易·喬治氏最近把資本主義世界比做一部出了毛病的汽車。他詳細地把一部汽車走着走着忽然地速率減退下來，終於出了毛病的情形描畫出來。汽車夫把汽車停下來，檢查機器，修理毛病，認爲已經修理好了再開起來。但是開不多時，又出毛病了，速率又減退了。這大概是有着難以修理的實際原因在吧。

墨索里尼關於這種情形也曾明白地說：我們正在經驗着不平常的資本主義危機，而是『文明的危機』。他說：

『我十月六日在米蘭諾(Milano)的演說中，曾明確地說過我們五年來所經驗着的危機並非平常的經濟危機。那並不像銀行家、企業家們所認爲經濟生活循環上的自然現象，是屬於正常反復的比較短期的危機。爽快地說吧，我們所經驗的是足使國民一般社會的經濟的組織發生動搖，而需要重新改造的文明危機。』

不消說，像路易·喬治、墨索里尼以及諸如此類的人，他們的確已經茫然地感覺到資本主義的病症難以治癒，而想以資本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的藥來療治。最近的事實已經證明着用資本主義的藥劑作現在

社會的治療是不成功的，一切資本主義的預測預言都是謊言妄語。

資本主義各國對經濟復興的希望跟對新的政治安定的希望是緊密地關聯着的。然而這希望並不是資本主義新的安定，而是帝國主義間第二次糾紛的解決。因而法西斯主義便成了「流行品」。

在有些國家，尤其是在德國，法西斯主義之所以獲得勝利，並不僅僅因為勞動階級力量的微弱和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背叛，同時布爾喬亞的薄弱也是原因之一。布爾喬亞已經失去了用陳舊的方法施行支配的力量，遂致為一般冒險的份子所代替。法西斯蒂化非但在法西斯蒂的或半法西斯蒂的國家盛行着，即在所謂民主主義的國家也非常地盛行。例如在法國，議會權力的限制，政府權力的強化，國家機關的獨佔，反對份子的肅清等；在英國，非常法令的頒佈與實施，受國家機關與參謀本部掩護與支持的各種法西斯蒂軍國主義團體的發達，戰爭與動員之各種軍事的經濟的設施以及對社會運動的壓迫制度等，都充分地表現着法西斯蒂化。

法西斯蒂的傾向雖然如此之盛，可是另一方面反法西斯蒂的運動也如火如茶般地擴展開來。首先是在德國，勞苦大眾對國社主義之橫暴的反抗事件屢見不鮮。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的事件更充分地暴露了國社黨內部的薄弱和腐化，就連為國社黨之主要構成分子的小布爾喬亞也因為在國社主義的獨裁之下，一無所得而毅然決然地和國社黨分手了。諸如此類的事，對於國社主義的組織該不能說

不是決定的打擊吧，尤其是這一類的事件簡直令法西斯蒂對外的信用掃地。

血腥臭的德國國社黨的獨裁制度簡直使得全世界的勞苦大眾都戰慄。任何國家的勞苦大眾都因此而對法西斯主義湧着如潮一般的憎惡。奧大利的勞動階級曾爲阻斷法西斯蒂獨裁的進路而英勇地挺身而出。巴黎的無產階級因受法西斯蒂的威脅而超越了政黨派別，結成了一個聯合的戰線。西班牙的反法西斯蒂運動更是前仆後繼地不會休止過。

假如需要事實的證明的話，那我們祇須列舉出幾件重大的事件就夠我們吃驚的了。例如維也納及其他奧國各地的二月事變，巴黎的政治示威，澳洲的礦工鬥爭，美國三百萬人的同盟罷工，去年春，德國選舉中無產階級的活躍，八月間人民投票中五百萬人的反對票，德國國社黨自身也不敢否認的共產黨英勇的活動，奧大利共產黨組織的擴大（二月事變以後黨員據說增加了四倍）等。

此外，法國反法西斯蒂聯合戰線的強化，英國地方議會選舉中的工黨勝利，西班牙的十月事變與十五天勞動者政權的存在，五月間瑞士十萬勞動者參加的市民戰爭，荷蘭海軍的叛變等，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驚人事件。誰說世界的革命運動業已渙散消沉？我們不要祇張着眼睛看到帝國主義者準備火併的一方面，同時我們也得留意在法西斯蒂血手底下的另一方面。

過去了的這一年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各國內外的矛盾非常尖銳化的一年，是表示出國際的矛盾空

前的惡化，愈益接近新的世界戰爭的一年。

繼廢棄一九三四年度的賠款以後，接着便是凡爾賽條約軍事條款的破壞。德帝國主義用着暴風急雨般的速度擴張着軍備，一變向來非合法的軍備而爲公開的或半公開的軍備。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英國保守黨「死硬派」的領袖邱吉爾在他的演說中稱：「德國的擴充軍備，實際上就是推翻凡爾賽條約的勢力關係。」這話並不是不合理的。

有某著者在其所著沸騰點——歐洲將發生戰爭嗎一書中，曾引有他和波蘭某有名軍人的談話記。那軍人向他說：法國在歐洲的霸權是由法國的黃金，法國的大砲以及法國的條約所作成的。可是經濟的危機破壞了第一者，德國的擴充軍備破壞了第二者，戰爭前夜的緊張局面跟國際勢力的集合離散，目下正在破壞着第三者。一九三四年一月間所締結的德波不侵犯條約，其後，法波兩國間便日漸疏遠，波捷間的不睦，以及波匈兩國的接近等，凡此一切沒有一樣不是在表示着德國法西斯蒂是多麼熱心地在努力破壞凡爾賽條約所構成的軍事政治的組織與歐洲勢力組合的急速變化。現在凡爾賽條約上所殘留的，僅是領土的舊狀而已，而不相信歐洲地圖的改變與國界的修正以及世界的重新分割將由戰爭來解決的人，在歐洲恐怕是沒有一個了。世界重新分割的旗號，新的戰爭的旗號早就由德國法西斯蒂舉出來了。非但凡爾賽條約毀滅了，就連華盛頓條約也被日本撕破了。這個條約的破壞，將至一九三六年底發

生效力。其實華盛頓條約所形成的不穩定的均勢，在很早以前就被破壞了。不過日本之正式地宣佈廢棄華盛頓條約，爲的是最後索性掙斷這不必要的海軍競爭的束縛罷了。

雖然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日趨尖銳，帝國主義間的衝突日益嚴重，但是那個不與資本主義世界同流合污的蘇聯依然是牠們的最大仇敵。帝國主義者聯合縱橫的外交，主要的目的也無非是想結成一條進攻蘇聯的聯合戰線。然而終因帝國主義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之發展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邁進，在帝國主義列強對蘇聯的一致行動上增加了空前未有的新困難。就連巴黎週聲報的主筆，右翼團體的宣傳部長安利·杜·開里列斯氏在訪問了蘇聯以後，也不得不承認蘇聯實力的雄厚，覺得認爲對蘇聯合戰線的結成在新的階段上是不可能的了。（見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巴黎週聲報）

然而目下的對蘇聯合戰線的難于結成，是否就是說帝國主義列強進攻蘇聯的危險減少了呢？決沒有減少。世界上冒險的團體與政府正多着哩，牠們大有等不及更好的機會而圖一試的樣子。他們以爲祇要動起手來，反正別的國家不會不參加的。既然有了這些冒險的份子存在着，那麼反蘇聯的煽動者們便又多了一層有力的希望。

照上述的情形看來，一切國際關係於安定的前提在各方面都傾於崩潰了。反之，矛盾的尖銳化與對戰爭的準備，倒在各方面日興月盛起來。雖然當談論到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時，御用的政治家與代筆者

們總是力說和平的線索依然未斷，而稱：『一切俱見順利。』但這些顯然都是反乎事實的謊語。就在去年的一年中，便有好幾處地方在進行着殖民地的戰爭。例如南美的巴玻戰爭，中日的不宣而戰，意阿的戰爭準備等。至少我們可以說我們離開新的戰爭非但不遠，而且是很接近了。

目下在世界上，非但戰爭之軍實的準備在無休止地進行着，同時戰爭之觀念的準備也在極度地宣揚着。和平主義的時代是凋落了。戰爭的旗號已被一些反動的冒險集團打出來了。在資本主義世界上，戰爭作爲人類的「新洗禮」而受着熱烈讚揚。墨索里尼關於戰爭問題曾有這樣的主張，他說：『猶乎母性爲女子之天性是一樣，戰爭是男子的天性。』他向意大利人鼓勵地叫道：『你們要做個軍國的好戰的國民呀！』他說：『和平主義者非難軍國主義，纔是最危險的和平之敵。』此外，在德國，在英國，我們祇要看看那些好戰派軍事的侵略的愛國主義的宣傳，我們就不難想像和平是不絕如縷的了。尤其是反蘇聯之侵略的愛國主義的宣傳鼓動，在德國、日本更是盛行。

列強的軍備競爭已經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直接表明戰爭之威脅的海陸空以及化學的軍備，簡直是空前未有的大規模地擴張着。軍備的二大中心地點要算是日本與德國，可是英國也在大大擴張其海陸空軍。軍備的問題成了英國政治的主要問題。我們看，什麼七十艘巡洋艦的建造計畫啦，擴張空軍之一百三十五個飛行隊的組織計畫啦，英國政府喊出的「英國空軍必須爲世界最強之空軍」的口號啦，以

及海陸軍根據地的強化——提前完成新嘉坡的要塞設備，澳洲許多新根據地的增加，航空與空軍根據地的擴大等等，都是英國政治的中心問題。英國極想今後在軍備上保有自由。軍備這個口號已經成了英國對外政策唯一的十分確定的方針。

美國軍備的激增，以補充華盛頓條約所限制的未滿額為藉口而創設多數軍艦與龐大空軍（海軍飛機二一八四架，陸軍飛機二三二〇架）的威爾遜計畫，把從阿拉斯加與阿留申羣島以至千島這一部分太平洋面作為北部的作戰地帶並對這一地帶的重視，一百七十七艘軍艦參加的太平洋海空聯合大會，軍事經濟準備的進展等，凡此一切都足以表示美國的資本主義對日本的軍備企圖作死力的抵抗。美國目下已經進到了應當趕快清算在軍事上劣於日本的時期。美國資本主義的軍事能力與其在太平洋上現有軍備之間的不調和，已因日德兩國軍備擴張而轉換了方向。

去年幾次血腥的個人恐怖事件，成了戰爭之最危險的一種要因而出現於國際政治的舞台上。前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羅馬尼亞的內閣總理大臣杜卡在西拿伊被法西斯蒂團體的鐵衛隊所暗殺。去年五月奧大利發覺暗殺總理陶爾斐斯的陰謀，七月二十五日國社主義者暴動，陶氏終被所殺。十月九日，馬賽血案發生，法外長巴爾都及南斯拉夫國王亞力山大一世同罹於難。凡此一切暗殺的事件都是經受報酬而被僱傭為從事鼓動戰爭的人們的手施行的。其目的不外乎一個，即使國際情勢愈趨尖銳，切斷和平的